

鲁迅的“微博”

朱晓◎编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鲁迅的“微博”

朱 晓 编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的“微博” / 朱晓编.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443 - 4546 - 0

I. ①鲁… II. ①朱… III. ①鲁迅 (1881 ~ 1936) —
语录—汇编 IV. ①I21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8967 号

鲁迅的“微博”

编 者: 朱 晓

责任编辑: 李升召

技术编辑: 朱 晓

装帧设计: 北京学古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 570216

电 话: 0898 - 6681277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85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3 - 4546 - 0

定 价: 20.00 元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小 引

在担任《鲁迅选集》的责任编辑的同时，我正在读《说一切》（[美] S. Rosenberg 著，曾虎翼译，东方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其主题是“博客——不可阻挡的个人媒体革命”。博客……推特……微博，鲁迅的嘉言警句，假如二者相结合，请鲁迅开一回纸上“微博”，不也蛮新颖的吗？

于是，我着手编选这本《鲁迅的“微博”》。家父朱正研究鲁迅五十几年，家里有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家父在读鲁迅的时候，在书上作了不少记号。我就着家父的勾划圈点，再加上我自己的勾划圈点，选出了将近八百则鲁迅的语录，编辑成《鲁迅的“微博”》。

编辑的原则有二：一是微博每则 140 个字的篇幅限制；二是博客从计算机科学里借鉴来的“堆栈”概念，也就是“后人先出”地排序。本书第一条“微博”发表的时间是 1936 年 10 月 15 日，四天之后，鲁迅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本书的每一则“微博”包括三个部分：写作日期，采用美式英语的格式：月/日/年；“微博”正文；出处。附带说明一下，有的语录超过 140 字，我又舍不得删去，便以 140 字为限根据文意分成几则“微博”；同一天的多则“微博”不重复标注时间；同一天且同一出处的多则“微博”不重复标注出处。有的语录，日期虽不能确定，含义却很深刻，终不忍删“微博”，按照年月大致定位，保留了下来。

鲁迅这支笔很适合写博客、写微博。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不会写博？他七八十年前写的这些“微博”，对今天

2·鲁迅的“微博”

的读者、对读者眼下所处的环境，有现实意义吗？各位博友见仁见智吧。

这本穿越时空的“微博”，应该可以引出读者阅读鲁迅原著的兴趣。鲁迅还有不少嘉言警句未能选入，请不满足于这本书的读者去读鲁迅的原著，比如《鲁迅全集》，比如家父朱正编的《鲁迅选集》。

朱晓 2012年3月16日

10/15/1936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螿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09/27/1936

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七）》

09/05/1936

遗嘱……我也留下一张罢……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08/23/1936

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要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要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08/03/1936

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04/15/1936

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致颜黎民信》

4/11/1936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

《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

02/19/1936

《竖琴》的前记，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的，去年上海有这么一个机关，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直到杜重远的《新生》事件，被日本所指摘，这才暗暗撤消。《野草》的序文，想亦如此，我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

我所译著的书……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

《致夏传经信》

12/31/1935

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

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

不知道何月何日，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善后的方法。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不过用了别一种缘由来开始，况且这献策在当时，人们不敢纵谈，报章不敢记载……

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

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这种乱七八糟，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呈请中央通辑“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自然，有时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为这大概是在示威……也不算是恶德。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吃饭，审查的文学家和被审查的文学家却一

样的艰难，他们也有竞争者……所以必须常常有成绩，就有不断的禁，删……

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华日报》云——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工作紧张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故出版界咸认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该会审查标准、如非对党对政府绝对显明不利之文字、请其删改外、余均一秉大公……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12/30/1935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

现在是多么切近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且介亭杂文·序言》

12/29/1935

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

《花边文学·序言》

12/23/1935

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而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

12/18/1935

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

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

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

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爱惜自己”当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无耻，然而有些人往往误认“装点”和“遮掩”为“爱惜”。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八）》

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诬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11/20/1935

……我……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炼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09/20/1935

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

《致蔡斐君信》

09/15/1935

《波斯勋章》不过描写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无聊的一幕，在那时的作者的本国尚且可以发表，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倒被禁止了？——我们无从推测。只好也算作一则“奇闻”。但自从有了书报检查以来，直至六月间的因为“《新生》事件”而烟消火灭为止，它在出版界上，却真有“所过残破”之感……

《译文序跋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

09/12/1935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08/24/1935

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是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

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致萧军信》

08/23/1935

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有些像，却还不充足，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

逃名，固然也不能说是豁达，但有去就，有爱憎，究竟总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

《且介亭杂文二集·逃名》